

名导新片



编者按

第21届火热上映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不少著名导演新拍片子,它们是观众最瞩目与钟情的。寻寻觅觅,先睹为快。《木星之卫》《无用之人》《比基尼·穆恩》《如何在派对上搭讪女孩》《冷战》《书店》《花筐》《脸庞,村庄》《小偷家族》……美国的、西班牙的、日本的、匈牙利的名导们为我们带来惊喜。本版特邀三位评论家谈谈他们的观片心得。

根据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书店》,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故事:1959年英国某小镇,一个爱读书的寡妇,要在老房子里开一家书店,而镇子上那些看似礼貌的人却故意刁难她,最后她抵抗不了整个小镇的保守势力,黯然离开……

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没有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切如涓涓细流,缓缓地流淌,细细地展开。主人公的表演节制、隐忍、含蓄、准确,当遭遇刁难时,她以微弱之力抵抗,然而你分明感受到书卷赋予她的力量。因为书籍,镇上唯一的老绅士向

波兰裔英国籍导演帕维乌·帕夫利克夫斯基的新片《冷战》,或许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中,受瞩目程度仅次于《小偷家族》的影片吧。本片在上个月刚刚闭幕的戛纳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奖,八零后女演员乔安娜·库里格被盛赞为“年轻的让娜·莫罗和欧洲版的詹妮弗·劳伦斯”(前者斩获1960年戛纳影后,后者斩获2012年奥斯卡影后)。更厉害的是导演本人,曾以《修女伊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绩差不多相当于其时代影人中的李安和王家卫加起来,是典型的实力派导演,他这次带来的一个发生在1949-1965的爱情故事,跨越16年,从波兰到德国,从南斯拉夫到法国,这对恋人在整个欧洲大陆流浪、逃离,一次又一次重新开始,在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时代里上演了一场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

之所以称之为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时代,是因为冷战时代对欧洲的平民百姓来说太荒诞了。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波兰的乡间,因为国家乐团的公开选拔,在考场上相遇。他是考官,是音乐家;她遭遇家庭悲剧,渴望摆脱悲惨的命运。为了追求自由,他逃离波兰,越过柏林墙,混迹于法国音乐界;她成了国家乐团的歌唱家,在欧洲

匈牙利导演穆德卢佐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超越常规。《木星之卫》讲述的是一个偷渡到欧洲的叙利亚难民雅利安突然拥有腾空飞升的超凡能力后发生的故事。该片虽然被有些电影评论家归为科幻类,但实际上该片紧贴现实,很接地气。在当前叙利亚局势空前紧张的时候,对难民这一在欧洲社会越演越烈、令人棘手的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干预,可以说是该片在世界影坛引人瞩目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难民题材很难用科幻片的风格样式来表现,但一贯在影片中注入奇思妙想的穆德卢佐却将两者融合得十分完美。从该片的故事而言,虽然主角雅利安具有超凡能力,但他与利用他赚钱的医生及追捕他的警官之间的故事却十分符合生活逻辑,细节也很真实。最后,原本自私势利的医生与有点像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沙威警长的警官都幡然悔悟,完成自我救赎。这虽然有一定的戏剧性,但并没有违反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与此同时,《木星之卫》在艺术表达上又融入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并由此提升了该片的思想与美

只要有书相伴,人就不会孤单

◎ 刘巽达

她伸出了援手,最后在痛斥捣鬼的“贵妇”后,心脏病突发倒毙于街上;而另一位在书店临时帮佣的小女孩,凝望主人公被逐的身影,一把火烧毁了那座老房子。不过就是这个“不爱书”的小姑娘,影片结尾处,闪动着她在自己开的书店里的身影……

好的电影,散发着某种精气神。主人公隐忍的勇敢,她对书店痴迷的热爱和默默相守,让你强烈地意识到:书籍,是她相伴的精神支柱,她的坚毅和沉稳,百折不挠,背后的支撑都是来自书籍。她能准确地推荐某书,还能智慧地销售某书,把书店经营成小镇的文化高地,这一切都源于她对书的感情。她身上幽幽散发出的赤诚勇气,具有感人的人格力量,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同身受,心有戚戚。

这部电影的整体表演风格都极尽克制和内敛,细腻到仿佛听得见心跳,听得到银针落地的声音。几处她和老绅士比尔·奈伊的对手戏,彼此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含蓄而丰盛,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你可以读到后面隐藏着的丰富心声。她和帮佣的小姑娘弗洛伦丝在炉前静坐相守与短暂聊天,都显得那么温馨而柔软,一缕与书籍极其和谐的氛围漫漶而来,氤氲迷人。

如此结尾,起初让我略感失望,似觉主人公轻易放弃了抵抗。但是转念一想,又领悟了现实主义的冲击力:单枪匹马的寡妇岂能和强大的保守势力相抗衡?人家贵妇的侄子在议会有一席之地,只要提出一条貌似公允的议案并被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就立即在法律的名义下土崩瓦解。这样的呈现,已经不止于一个书店和一个寡妇的命运,而是折射出更大范畴内的社会万象,书店只是大社会的小缩影。

我很喜欢电影结尾那句:“只要有书店,人就不会孤单。”虽然这座小镇不需要书店,但是书店的存在,曾经给很多人带来温暖,并且给并不爱书的女孩种下了爱书的种子,于是就有了她“继承遗志”的未来之举。书店不但是人与人接触的物理空间,还是心灵碰撞的心理空间。当我们寂寞和孤独时,只要有书店在,就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所。

此外还想说的是,影片的摄影很美,像一幅幅串联起来的油画。音乐也很美,沉静而幽思。作为一部表现英伦生活的西班牙电影,原著中阴沉沉滞漉漉的英式压抑被导演的西班牙气质所平衡,避免了过于沉闷的影像效果,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一切都恰到好处。

执导该片的是西班牙著名女导演伊莎贝尔·科赛特。

不可能发生的真实爱情

——观帕维乌·帕夫利克夫斯基的《冷战》 ◎ 史丹利

巡演,与他交错、分离。当他决定返回波兰时,却发现回不去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所以没办法为你办理签证或其他任何手续。”在荒谬时代的荒谬环境中,个人的身份微不足道,就像《幸福终点站》中的汤姆·汉克斯,因为祖国发生改变而他的身份证和护照同时失效,不得不长期滞留国际机场。《冷战》中无家可归的男主角在欧洲大地上流浪,只为见爱人一面,这种既扎根现实又极度浪漫的爱情故事,在当下的电影并不多见了。

因为爱情太过于浪漫,以至于看上去不可能,但只要翻开导演的生平,就会了解这故事的灵感来自其父母的真实生活。他的父亲是移民英国的波兰人,直到他成年才知道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作为儿子却从未察觉到这一点。他的父母离婚后去了不同的国家,再婚,很多年后又各自离婚,复婚……信仰的冲突,流亡般的人生,都与电影中的情节呼应。但电影又是想象力的艺术,当片尾浮现“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

字幕时,如同见证一位电影作者以家族历史为缪斯,创作了一部时代史诗,片中波兰国家乐团那些辉煌的演出场面充满了铁一般的秩序、雄壮的氛围与华丽的和声,与巴黎酒吧间那些靡靡之音、放纵的舞蹈及疯狂的鼓点形成参差的对照,然而十几年后的国家乐团成员,也在波兰的流行音乐会上唱起了靡靡之音,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在不动声色中悄然完成,每个人都找到了又失去了一再追寻的自我。

当人们谈论重新开始,看到的却是近在眼前的结局。这部电影探索了所谓重生或许不过是在困局和逃离之间摇摆的钟摆,每一个假定的重生都伴随着深深的失望与不安。在2018年拍摄的这部黑白片中,两个人的故事在历史的洪流中真切地上演过。故事,是故去的事件,用黑白两色来呈现,恰似对待历史的态度:简洁、优雅、如纪录片般地截取“过去”的片段,用人性摄影机复刻在银幕上,隔着岁月的裂痕看过去,仿佛神话,却是真实的精神史。

现实与超现实的极致融合

◎ 赵建中

学高度。具体表现主要有二:其一是影片的寓言式表达。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难民,这个设定完全出乎常人的想象。把象征着一切高尚、美好的近于神的人通过一个被人蔑视、厌恶、驱逐的难民来体现。穆德卢佐这一设定并非一时脑袋发热,而是大有深意。在影片开始,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木星周围有67颗已知卫星,最大的四颗于1610年被天文学家伽利略发现。在其中的一颗卫星的冰层之下,发现了大洋曾经存在的痕迹,这标志着诞生新生命的可能。这颗卫星被命名为“欧罗巴”。这段文字的寓意对理解全片十分关键。这意味着虽然目前欧洲前途渺茫,但依然在撕裂的伤口中孕育着新的希望。当前的欧洲,难民与恐怖袭击已给人带来极大困扰,其严峻局势使得每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都不能无视。穆德卢佐的这一寓言式表达,就是将欧洲的新生寄望于民众的善意和社

会的宽容。虽然这未必就是最好的答案,但导演的探索与挣扎值得肯定。其二是影片创造的视觉奇观。雅利安被警察打死后,时间倒流,他在升腾中死而复生,俯瞰世界;最后一幕,雅利安破窗而出,随着玻璃碎片一齐升向高空。曾经冷血凶狠的警官放下武器,雅利安张开双臂慢慢上升,画面如梦如幻,华丽动人。该片不依赖后期特效,几乎所有的飞行镜头都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实景拍摄,摄影师固定在旋转飞行装置的四面,无死角全景记录飞升过程,演员则悬挂在设备正中真实展示升空状态。这些通过高难度拍摄创造的奇幻场面让观众看了无不血脉贲张。凯内尔·穆德卢佐自从在2004年以短片入选戛纳之后,每一部影片都入围了戛纳。如果说奥斯卡影片基本是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审美趣味上偏向保守的话,那么,戛纳电影节更注重艺术

